

名刊主编 精选作品
MINGKANZHUBIAN JINGXUAN ZUOPIN

小说月报

XIAOSHUO YUEBAO WEIYONGGAO 【未用稿】V

马津海 主编

中国
出版
社

名刊

附錄 (910) 目錄

4.7005 林聯出齊空

事品\V【編編未】附月與小

12884 13308

小說月報

XIAOSHUO YUEBAO WEIYONGGAO 【未用稿】 V

馬津海

林聯出齊空

掛大五公車

或行集大需然平 2.5

(將計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未用稿】V/马津海主编.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221-846-8

I.小… II.马…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5711号

小说月报
【未用稿】
V

马津海
主编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8.75
字 数	384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39.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84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何为“未用稿”

小说“烧友”们都知道，《小说月报》是当今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文学选刊，鄙人虚为主编十数年，过目的小说过万篇，可算做资深编辑了。忽一日，与几位同仁好友对酌，席间一友人提出“未用稿”创意，众人皆拍案叫绝！

鄙人以为，“未用稿”并非不符合《小说月报》的水准，为什么？本刊编辑部总共三五人，需从全国百余种文学期刊中遴选佳作，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难免审美疲劳，挂万漏一，此其一。其二，文学作品从来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每每读到精彩而又未被我刊选用的小说时，常留遗珠之憾。

承蒙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宋灵恩社长、林晓靖副总编辑热情相邀，鄙人从近年来的“遗珠”中再选佳作，汇集成书，以饯读者。

是为序。



马津海

丁亥年岁末

目录

XIAOSHUOYUEBAO

001◎自以为是的人
北 村

032◎父亲讲的故事
石舒清

053◎羊群入城
叶 舟

094◎二傻
卢一萍

118◎渔火不眠
何存中

139◎你是我的未婚妻
曹多勇

163◎美声
徐世立

198◎罗曼史
畀 愚

224◎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章 元

257◎薰衣草
[法]鲁 娃

自以为是的人

北 村

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下场悲惨。我外公陈明达就是这样。陈明达是我母亲家族里出了名的人物，可是母亲几乎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他。直到我舅舅陈希金患癌症躺在床上，那一年我天天往医院跑，舅舅突然一反常态，开始喋喋不休地跟我说外公的事，我猜是他马上就要见到外公了，他恨了一辈子外公，现在有些话不得不说清楚了。

陈明达 1920 年生 in 东北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他出生时折腾了整整两天，他娘大出血，流了满满一盆，差一点见阎王。父亲骂他是灾星、搅屎棍、绿头苍蝇、吃白食的和红毛番，因为他的头发是红的。外公的父亲陈先德是五里屯有名的年轻地主和乡绅，赚钱是一把好手，骂起人来可不省。事实证明他骂对了：陈明达自打长到五六岁，就开始成为陈先德的耻辱，他在长工们的簇拥下趴在饭桌上学父亲和母亲赖氏性交时的动作，小屁股一拱一拱，逗得长工们笑得前仰后合，丢尽了陈先德的脸。陈先德拎了他回家，揍他的屁股，可是第二天长工一把蚕豆，他又开始拱屁股。算命先生郑马水说，陈明达是桃花魔头转世投胎，他说对了，不多久陈明达不学父亲拱屁股，却动手玩起了自己的小鸡鸡，这一动手不打紧，一玩就玩了三年，臊得陈先德和赖氏恨不得找地缝给钻了。郎中说是一种病，陈先德就带着他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银子，可陈明达玩小鸡鸡的毛病却没见好。陈明达吞下了一堆药，喝了一桶香灰，仍不管事。可是三年一过，陈明达突然甩手，玩小鸡鸡的毛病不翼而飞。这一年陈明达十岁。

这才是陈先德灾难的开始。大年三十，陈明达把长明灯吹掉，把桌上供奉的猪头肉吃得精光；初一，他拿起笤帚扫地出门。陈先德一把揪起儿子要狠揍，赖氏说过年不能打孩子，陈明达哈哈大笑，逃过一劫，他说神明既然要吃我们的东西过日子，他怎么能保佑我们、给我们粮食和牲畜呢？初一不能扫的垃圾，就不是垃圾，为啥初二又要扫掉呢？父亲纳了两房妾，生下了陈明达的弟弟陈明通之后，突然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他不死心，天天在三个女人间忙个不停。陈明达对父亲说，皇帝有几百个女人，你才三个，我长大了，要搞一百个女人。这话传到街坊，陈明达是桃花魔的臭名远扬。陈先德的小妾私通马伕，生下了一个儿子，失去生育能力的陈先德认下了这个儿子，他认为断子绝孙的耻辱远比戴绿帽子严重，况且谁又会知道这个秘密呢？可他想错了，陈明达当面让马伕的儿子叫马伕爹。这可不得了，谁都知道陈先德的儿子是马伕生的，气得陈先德一头栽进天井。幸亏不

久这孩子得天花死了。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陈先德觉得必须管一管这个祸害了，他和赖氏商量，把儿子送去跟骨科名医林如高学正骨和推拿。陈先德认为枯燥的学医生涯兴许能让儿子规矩些，他打算在陈明达学成一名骨科大夫后，再把祖业交给他，多一身功夫总是技不压身嘛。其实作为长子的陈明达令他头痛不已，次子陈明通沉默固执，似乎更是当地主的好材料，但守旧的陈先德还是想让长子继承家业。

陈明达在林如高的骨科呆了三个月，要发疯。林如高天天让他倒马桶，炖人参。陈明达就在人参里放蒙汗药，把师傅放倒，自己跑回了霍童乡。他说赚钱不必学正骨这劳什子，只要有脑袋就行了。陈明达学了三个月，就能给驼背马三的老婆接骨，赚了四枚快洋，用这块大洋给爹娘扯了一块绸缎，做了一身衣裳。陈先德高兴坏了，穿着衣裳走街串巷，一洗不争气儿子带来的耻辱。邻居街坊的孩子们有样学样，要做衣裳给父母，陈明达就从货郎那里挑发了绸布，卖给那些孩子。街坊的父母人人拿到一身衣服，才发觉上当。陈明达赚得有生以来第一笔钱。他对父亲说，我有本事赚钱，我才不学推拿正骨，那是瞎子干的活，我有眼睛，干吗去学瞎子？陈先德拿他没办法。陈明达赚钱把街坊害了四把，陈先德只能上门赔罪，把那些衣裳收购了事。

陈明达的母亲信佛，天天在家里烧香。她的表哥索性去当了和尚。他对表妹说，你这个儿爷业障太深，来世恐怕变马都不成，只能变驴子，不如让他剃度当个和尚好了。赖氏真的动了心。和尚来找我陈明达聊天，陈明达说，我给你肉，你吃不吃？和尚说，不吃；陈明达说，我给你鸡蛋，你吃不吃？和尚说，鸡蛋我吃。陈明达就从鸡窝掏了五瓣儿的鸡蛋煮熟让弟弟拿给和尚吃，和尚一咬到小鸡的头，当场晕倒。父亲拿了棍子追得跑满房子跑，陈明达说，这不是鸡蛋吗？你说这不是鸡蛋吗？陈先德无话可说。陈明达还在和尚面前咬鸡腿，把骨头扔在庙门口；他在寺庙的墙上画了男人和女人，用线把他们的阴部连起来。赖氏说，这可怎么得了，再把他留在家里，说不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陈明达说，和尚天天得踩死多少蚂蚁，这不算杀生吗？陈先德觉得这个儿爷除了赚钱功夫和自己有得一比，其德就根本不像是他生的。

陈明达又被送回林如高的骨科学推拿。这回他派了一个伙计看住他。陈明达学了半年，就能帮林如高正骨，别人学了三年还在扫地。他要给人整脊，师傅不让整脊，他不听，有一个抬着进来的挑子车的颈椎病人，陈明达趁着晚上没人，自己就给去把病给整了，那人拉马就下地行走，林如高没有办法，只好叫陈先德来领人。陈先德问林如高为什么要赶走他儿子？林如高说，你儿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他，他今天能替人整脊，明天就能杀人。

陈明达长到十八岁，变成了一个美男子。他走过租界，那些海关的外国女兵都从窗棂上探出头来看着他。外公年轻时眼窝很深，红头发，眼珠有点灰，皮肤白得像年糕似

的，可是奔老的他却干瘦得像一只螳螂，和年轻时判若两人。有人说他不是陈先德生的，是赖氏和一个外国巡捕生的私生子，只有陈先德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总之，年轻英俊的陈明达开始招女人，他喜欢跟女人说话，他跟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搭上话，就是上一趟茅房都能遇上个女人。陈先德要把东村地主彭老五的女儿说给他，陈明达说，我看不上五里屯的女人，她们只会给灶王爷烧香，给祖宗上供。

陈先德住在日本人的新京，却给共产党送盐，给国民党买药，也向日本人交军粮，谁也不得罪。陈先德的父亲老了，就要死了，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对他哥说，咱给爹做个大寿吧。陈先德说，他熬不过一年了，不如死的时候弄排场一些。弟弟听了就很难过，第二年老爷子果然死了，葬礼也果然很排场。陈先德在忙葬礼间歇还打麻将。但葬礼一结束，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就离开了家，把自己那一份家产全给了哥哥，不久成了一名牧师。陈明达对父亲说，叔叔是被你逼走的。陈先德骂儿子，你这个搅屎棍在说什么胡话呢？我没有抢他一寸地，是他自己要给我的，你懂个屁。陈明达却开始对离去的叔叔朝思暮想，叔叔背上行囊毅然抛弃财产离家远走的身影让陈明达兴奋不已。可是若干年后，已经是牧师的叔叔却带了两个共产党领袖的儿子回五里屯藏匿，他把两个孩子交给哥哥陈先德，陈明达这才知道，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非同寻常，而叔叔跟父亲的关系也并非像他了解的那样不堪。那天夜里，叔叔突然对陈明达说，不信上帝就会下地狱。陈明达说，我不会下地狱，我爹会下地狱，他害过人，我可没有，他把你的财产占了；趁刘四坐日本人的牢，低价把他家的地圈成自己的；他跑到长工刘三泰家里，要睡人家姑娘，人家不愿意，他就强迫她。叔叔说，人犯了一箩筐的罪，只要向上帝认罪，就能上天堂。陈明达就问，我母亲做那许多好事，她可不信上帝，她要下地狱吗？叔叔低头沉默了一阵子，说，会的，谁不信上帝都要下地狱。陈明达就说，那我下地狱好了。

十九岁那年冬天，陈明达从县高级中学成回到五里屯，他突然对父亲说，你给共产党送盐是对的。陈先德很惊讶。陈明达说，我读了共产党的书，我要把我那份土地分给穷人。父亲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陈明达说，不分给穷人也成，我就学我叔，我的地送给明通吧，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要去关内抗日。陈先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一心想让长子继承他的家业，不论陈明达怎么不听话，如何放荡不羁，陈先德始终认为他要比二儿子陈明通强出好多。陈先德坚决不同意陈明达去抗日，把他关在家里，派家丁看住他。他就绝食，陈先德只好去劝儿子，儿子说，你不是也恨日本人吗？为什么又不让我去抗日呢？陈先德说，这是两码事。陈明达说，这是一码事。他从学校带回来一箱子书，都是关于抗日的，把陈先德吓得半死，要把那些书烧了。陈明达就和父亲打起来，两个大老爷们在地上翻滚，父亲终于打不过他了，只好由他。陈明达把这些书翻得书皮都烂了，就留给弟弟说，我把书留给你，我要去抗日了。弟弟问他，你就这么想当兵？陈明达说，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人家没请他，他自己到人家里来，见东西就拿，我要把日本人赶出去。明通

说，你为啥要到关内赶日本人呢，日本人不就在咱家门口吗？陈明达说，我是傻瓜吗？我要在这里抗日，就是找死。

陈明达给弟弟写了张把地让给他的条子，陈明通就给哥哥开门。陈明达带上一袋炒面和几件换洗的褂子，就奔关内去了。在黄河边上他遇见了一个给爹送葬的学生马永生，就鼓动他参加抗日，马永生正死了爹，就跟陈明达走。他听说陈明达把地给了弟弟，就很佩服他。陈明达说，我他妈的不要什么土地，我只要主义真。

陈明达到了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军队。干啥都积极，不久就升了排长，陈明达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只穿了条裤衩在河边上跑。可是马永生说漏了嘴，长官知道陈明达是推拿的一把好手，就安排他在医疗室给长官按摩推拿。陈明达很不高兴，要求上战场杀日本人，可是长官不答应，这个长官姓洪，是个团长，塌鼻子，红脸膛，说话像鸟语，爱骂干你老母，是个闽南人。就是他把陈明达留在自己身边的，他对陈明达说，按摩也是抗日工作。陈明达回嘴，按摩是瞎子干的，我要去打仗。洪团长说，你先去火药厂干活，晚上过来给我按摩。陈明达在火药厂学会了做火药，可是他心不在焉，不小心点着了一堆盐硝，烧坏了自己的脚。火药厂的一个护士小吴是个美人胚子，她给陈明达打了半个月的针，陈明达的心开始在胸膛里蹦来蹦去，这是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姑娘。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上不了战场了。陈明达说，我发现了比上战场更吸引我的东西。马永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一有女人就忘记了大事。陈明达说，我没忘记，我只是先把这事办了再上战场。小吴听说陈明达是抛弃财产来抗日的，就很佩服他，两人一来一往对上眼了。有一次打针的时候，陈明达就抱了亲她，小吴没有挣扎。

陈明达和小吴交往了几个月，被洪团长发现了。接下来一个月，小吴就不再和陈明达去河边散步了。陈明达很奇怪，有一天他去给洪团长按摩，看见小吴坐在洪团长的房间里，洪团长给她削水果。陈明达觉得血喷出天灵盖。他回去抱了一包炸药要去炸洪团长，被卫兵摁倒，关进了禁闭室。听说第二天他要被拖出去枪毙。第二天一早，他没被拖出去，洪团长来了，他对陈明达说，我送你去学火药，你要炸死我吗？陈明达说，你做的叫哪档子事呢？洪团长说，怎么解决？用枪还是用刀？陈明达说，傻瓜才决斗，让小吴自己说，她到底想跟谁。洪团长就说，小吴，你要跟他，就走到他身边去，跟我，就随我来。说着他扭屁股走人……小吴看着陈明达说，你不要要性子，团长可不是坏人。她说，你不会被处分的，可你不要闹了，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上前线吧。说着转身跟洪团长走了。

陈明达被放出来，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人家是自己愿意跟团长的。陈明达说，不对，她并不愿意，她被勾引了。马永生说，你这话说得，啥叫勾引？陈明达说，用权势勾引，小吴不跟他走，以后能有好日子过吗？马永生说，这不对，顶多可以说，小吴是羡慕他当团长。陈明达说，这就够了。晚上，陈明达最后一次把小吴叫到河边，问她，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小吴说，你这个人这么火爆，动不动抱炸药，我可不想被你炸死。陈明达

听明白了，说，对，你是自愿的。

陈明达把马永生偷偷叫到山上，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马永生跟他上了山，发现陈明达的眼神很怪异。陈明达说，马永生，我发现没有什么爱情这东西，爱情这东西是假的。马永生说，你就爱这么随便说话。陈明达说，我和小吴是相爱的，可她这么快就变了。马永生说，可是你没变啊。陈明达痛苦地说，问题严重就在这里，我也变了，我一听她变心，我对她的爱马上就像鸟一样飞走了，你说我那爱是真的吗？我不但立即就不爱她了，我还恨她！所以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他妈的也不抗日了。马永生吓了一跳，你说什么？陈明达说，我们一起逃走吧。马永生吓得哆嗦，你为了一个女人就说要当逃兵，你这人也太不是人了吧。陈明达说，我发现誓言和理想都是骗人的东西，我何苦要为它们牺牲？我在家吃喝玩乐不就行了？谁能说我对或者错？马永生说，你谈失败一次恋爱就想这么多，你还活不活了？陈明达说，失败一次还不明白的人，那是傻瓜。马永生说，你变来变去没有原则。陈明达说，去他妈的什么原则，我只做对的事。我们回东北吧，还是待老家那圪塔踏实。你也别呆在河南，跟我走吧。

两人回到了东北。陈先德见儿子突然回来了，非常高兴，杀了一头猪。陈明达没看见弟弟，陈先德说，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去延安抗日了。陈明达说，可是我现在要回来种地了。陈先德说，你弟弟可以当兵，你不行，你要继承我的家业。陈明达说，我发现你是对的，你让我继承家业是对的，我决定留下来了，我要把北十里堡的那片地开出来，种上油豆。陈先德说，你先娶了媳妇再说，我们给你选了西屯的地主孙德胜的二女儿，明天你挑礼担过去相亲。陈明达说，我不要见她的面，我现在要娶从来没见过面的女人。连陈先德都奇怪了，问，这是什么道理？陈明达说，爱得要死要活的人都会背叛，见面有什么用？一见钟情是假的，那么感情就一定是靠培养的。陈先德想了想，说，这话有道理，得，明天我代你去提亲。

说陈明达拿自己的人生做试验，是一点也不假，他总是不按常理来。陈明达娶了孙家女儿孙二姑，开始成天在地里忙。陈先德和儿子分家过，让他独立治理自己的家。陈明达没请丫环，却请了马永生当自己的账房。父亲说你怎么能不请丫环呢？陈明达说，我家小，不需要丫环，我也不想在家养奴才，我们两口子能做完这点事。陈明达做事认真过头，连翻土和往地里撒种都亲自带长工下地。他和父亲的做法不同，陈先德认为东北的土很肥，随便扔颗种子就能收大麦。陈明达却去县里找书看，他认为不同的作物对土地的要求是不同的。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叫小林正则，成天骑车在他的田里转悠，后来陈明达才知道他是关东军的农技师，为了给日本人占领东北打前站，在十年前日本人来东北之前就提前来给五里屯的土地作过测量和分析。陈明达只听说过军队有牧师，没听过有农技师的。他对父亲说，日本人了不得，干坏事都那么认真。陈明达拜那个叫小林的日本人为

师，给自己的地作分析。小林告诉他，土地翻松后要先施些合适的肥，呆一年让它发酵成为熟土。陈明达就按这种方法做，第二年他种的庄稼比村里任何一户都好。陈先德没想到儿子比自己还能干，心里非常高兴。

就在陈先德以为后继有人时，出了一件大事。陈明达的媳妇孙二姑是一个说话低声下气的女人，可是出奇的懒惰。家里的大事，外边的陈明达全包了，里面的也得顾上一半。孙二姑有一个致命的毛病：爱搓上几圈麻将。只要陈明达不在家，她一定出现在邻居周大娘家打麻将。甚至陈明达在家，趁着陈明达泡澡的时辰，孙二姑也要跑过去搓上一轮。陈明达在地里忙得精疲力竭回到家，有时连一口热粥也喝不上，只好自己生火做饭。孙二姑的父亲说，我没见过家里不请丫环的，我女儿可不是丫环。孙二姑倒是脾气好，说她一定会照顾好陈明达的生活。可是她说话就像放屁，在家能呆上三天，第四天她又溜到周大娘家去了。有一次陈明达被断墙压伤了身子，回到家找伤药，孙二姑还是不在家，陈明达连爬到周大娘家的力气也没有，他的肋骨断了两根。陈明达一个人颤抖着在澡堂里冲澡，冲掉身上的泥。这时的陈明达真正感到了委屈和可怜。孙二姑听马永生说陈明达肋骨断了，慌忙跑回家。陈明达看见孙二姑，一股火冲上天灵盖，上前就是一个耳光，只听孙二姑的脖子“咔嚓”一声，她就飞到天井里，死了。陈明达一个巴掌打折了她的颈椎骨。

陈明达一巴掌打死老婆的消息传遍了五里屯，连县里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在议论，引为奇谈。一巴掌能把老婆打死的男人能有多可恶？陈明达臭名远扬。再也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孙二姑的父亲告到政府，要陈明达偿命。伪满法庭的法官准备判陈明达死刑。陈先德上蹿下跳，送出了几斤的金条，最后以误伤为由给陈明达弄了个劳役三年。最稀奇的是，在法庭上孙二姑的弟弟竟然为陈明达说话，他说姐夫是个好人，他为家庭做牛做马，他不可能要杀姐姐。而姐姐是个赌徒，陈明达这么爱姐姐却要为她去偿命，真的很冤枉。陈明达因此连劳役都改成了一年。陈明达眼泪流下来，说，人心比法庭更公正，法庭能作假，人骗不了自己的心。但怎么说也没用，虽然陈明达免于一死，但暴徒的恶名却印在陈明达脑门上了。

常说正直的人往往脾气暴躁，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小人的诡计，只好用脾气解决问题。陈明达自从一巴掌打死老婆后，变得情绪低落，甚至一蹶不振。他没想到自己能杀人，一个日本人没杀，却杀了自己的老婆。过分自责使陈明达无力干任何一件事，所有的家务都让马永生替他操持。马永生对他说，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嘛，你又不是故意的。陈明达说，她是无辜的，她是无辜的。说这话时他落下眼泪来。就在这时，父亲拿来了孙二姑和邻居周大娘的儿子黄金宝私通的证据。原来孙二姑在嫁过来不到一个月就和在县城做文书的黄金宝勾搭上了，他们硬是在累得精疲力竭的陈明达面前私通了整整一年。陈明达目瞪口呆。从此，陈明达在暴徒的恶名上面又加了一顶绿帽子。

这直接导致了陈明达开始了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他去窑子里嫖妓。后来又去日本人

在新京开的妓院玩耍。妓院里除了中国女人，还有一些从日本穷地方来的女人，她们对陈明达言听计从，让他心里很舒服。他把从地里挣来的钱大把大把往这里扔。马永生说，你可不能这么堕落下去，你是有家业的人。陈明达说，在我没弄明白活着究竟有啥意义之前，有什么不能干？现在对我来说，唯一能肯定的是死，既然终究不免一死，那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东西吃下去会变成屎，人烂了也只能肥田，好事坏事，有啥不能干？马永生反驳不了他的话，只好摇头叹气。

陈明达看见那些日本妓女有一个习惯，无论你给她多少钱，她都会做好分内的事，不像有些中国妓女，你给的钱少她就不给你好脸色，催你快完事。所以好多日本妓女都有固定的伙伴。有一个在满铁做信号员的日本老头，是个嫖夫，他走进妓院，新来的小厮问他找谁？他就要发脾气。原来他在这里有一个多年的老伙伴，叫山田美月。陈明达发现这个叫美月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年纪一把，得有四十岁了。可是老头每次来只找她，他们一起喝酒，喝完酒不是老头付账，反倒是美月付账，陈明达很奇怪，有一次他问美月，怎么会是你付账呢？美月说，我是他女人啊。后来陈明达才打听到，老头每个月一次性给美月一笔钱，然后每次扣。有一次陈明达发现老头没来，美月神情憔悴，问她怎么啦？美月说他走了，今天她要去守灵。第二天一早，守了一夜的美月回来了，陈明达发现她的眼睛都哭肿了。陈明达对马永生说，连妓女都懂得怎么做好分内的事，孙二姑怎么连老婆该做的事都不做呢？马永生说，你说这个有什么用？谁也不知道孙二姑不做事，倒是人人认识你这个一巴掌打死老婆的人，你亏不亏？陈明达骂道，我操他妈的，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做对的事。

马永生问，你嫖女人是对的事么？陈明达就反问：你说为什么嫖女人不对？我爹可以纳妾，我就不能嫖女人？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道理？马永生被问得脸红一块绿一块，说，怎么会有你这样固执的人呢？人是有脸的嘛，嫖女人还真是件荣耀的事不成？陈明达说，对，在我没有弄明白之前，我做啥都不害臊。几天后，陈明达竟然把他在妓院的那些女人一起带到家来听戏，其中有一个陈先德也嫖过，把陈先德臊得。陈明达对他爹说，你有嫖的胆，怎么就不敢见她呢？陈明达此举遭到全家人厌弃。马永生为陈先德鸣不平，骂陈明达，陈明达就把他解雇了。马永生说，你真狠。陈明达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小人，庸人，没用，好歹不分。马永生说，你嫖女人还带家来，谁好歹不分？陈明达说，先分清真的和假的，再分好的和坏的，明白了吗？

因为陈明达会推拿，所以新嘉坡的日本人颈椎有毛病都找他，他的功夫不错，基本上按个七八回就能控制住积了十几年的陈疾，于是陈明达的名声传开，于是开了个诊所。关东军的鸟取少将正好患严重的颈椎病，经陈明达推拿了几次，病情明显好转。鸟取把陈明达叫来喝清酒，下围棋，有时鸟取会穿上和服唱能剧。

陈明达的叔父牧师从南方回到东北。他带来了他女儿在南京的噩耗。陈明达从小就喜

欢这个堂妹，要不是因为她是堂妹而是表妹的话，他就娶她了。叔父说日本人在南京发了疯似地杀人，至少有几万人死在刀下。日本兵还在南京城里强奸中国女人，堂妹在女子学校当老师，日本人当着她的面强奸她的学生，就在他们要轮奸她的时候，堂妹从五层高的楼上跳了下去。叔父表情非常痛苦，陈明达以为他是为女儿的死而悲伤，叔父突然说，她死，如果是上天堂，我不会这样难过，可是她自杀了，你知道，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陈明达就问，她是基督徒，所以她不能自杀吗？叔父说，是。陈明达问，自杀会怎样？叔父说，信心没有了，自杀是沉沦。陈明达说，你什么意思？沉沦是什么意思？是下地狱吗？叔父捂住脸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陈明达坚持不懈，可是我想谈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说堂妹自杀了，所以她沉沦了，下地狱了是吗？叔父说，得救的人是不会自杀的。陈明达愤怒了，什么狗屁道理？人都要被轮奸了还不让自杀吗？她没杀人没放火，她只是不想受污辱，你这个父亲也太缺德了，她想保持一个干净身体所以去死，你却说她灵魂不能得救，这是哪门子学问？叔父说，只有绝望到底的人会自杀，而灵魂得救的人是不会绝望的。陈明达大声说，你不就是说你女儿不能上天堂吗？这样的天堂我也不想去，我宁愿跟她下地狱去，你一个人上天堂吧，你这个伪君子，连女儿都不爱，人死了还诅咒她不能上天堂，你去死吧，我们下地狱去。陈明达转身就走。叔父的眼泪流了下来。

陈明达第二天去给鸟取少将推拿。他突然问鸟取在南京有没有杀人的事，鸟取说，战争不死人是很奇怪的。陈明达说，他们不是军人，你们也杀他们吗？鸟取说，在交战国全民皆兵。气氛一下子僵硬起来。陈明达突然从铃木刚的枪套里拔出枪往鸟取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枪，鸟取脸都白了，卫兵冲进来，鸟取突然摆手制止，他严肃地看着陈明达……陈明达说，你不是说全民皆兵吗？我是不是兵？看了好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我敬佩你，来，喝酒。陈明达喝完了杯中的酒，说，我以后不会再来给你治病了。鸟取说，好。

陈先德听说这事，吓得对儿子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既然给人治病，又去跟他理论杀不杀人干什么？陈明达说，治病是治病，理论是理论。陈先德说，你话也说了，枪也开了，你完了。陈明达问，按你说应该怎么办？陈先德说，你恨日本人就在心里恨，埋在心里好了，你不给他治病也行，找个理由，说出来干吗？我等着替你收尸吧。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过了一个月，鸟取也没有来秋后算账。马永生问陈明达，你怎么出尔反尔呢？你不是不抗日了吗？怎么又惹这祸？陈明达说，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我眼睛看到了，就说出来，我想做的，就去做。

灾难终于发生。有一次陈明达经过大街边，一脚把路边小神社的天照大神像给踹翻了，宪兵扑过来，当天陈明达就被抓进了监狱。陈明达在监狱里被打断了一条腿后，放了出来。因为鸟取大将说，陈明达不是个敌人，他只是个固执的家伙。

没过几天，苏联人就打来了。陈明达莫名其妙地被当做汉奸上了法庭。他的罪名是给日本将军治病，还和日本人一起喝酒、唱能剧。陈明达说，他是我的病人啊。马永生出庭

作证，说，他要不是汉奸，鸟取大将为什么保他？就因为他是个性执的人，就要保他？全场大笑。陈先德送出了几斤的金条也没用。就在陈明达要被拖出去枪毙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陈明达的弟弟陈明通。陈明通当了解放军的参谋，在高岗手下干活。陈先德要陈明通无论如何救自己的哥哥一命。最后陈明达被罚挖了一个月的壕沟，放出来给首长的老婆治病。陈明通告诉哥哥，是马永生告的状，马永生是共产党在新京的线人。陈明达在首长家里见到了马永生，马永生非常尴尬，说，你能原谅我吗？陈明达说，我当然原谅你，我解雇了你嘛，你肯定恨我。马永生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也喜欢小吴，可是你根本没留意我的心思，你搭上了她，又没搞成，事情全让你砸了，这事一直埋我心里。马永生分明是在说谎，陈明达却相信了，他笑着拍拍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以后我要是爱上了谁，你就把她给弄走，我们就扯平了。此后，陈明达丝毫不记马永生的仇，还经常拉他喝酒。陈明达就是这么个人，有时精明过头，有时愚蠢透顶，看上去像傻瓜。

战后陈明达一边替人整脊，一边放高利贷挣钱。有时他还在黑市上做些食品买卖，用苏军的望远镜、皮带换粮食，然后再拿去卖。挣钱对于陈明达来说仿佛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十天吃上五天肉，喝上俄国红酒。虽然父亲分给他分内的地，他给了弟弟陈明通，但弟弟参加革命了，地又成了他的，但他不想种地，也不想回五里屯，就在新京混日子。

有一天陈明达突然对父亲和弟弟说，我要把自己的地送给农民。陈先德说，你疯了吗？没有地你以后怎么活？陈明达说，一个人占这么多地是没有道理的，你怎么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粮食，为什么要占那么多地呢？陈先德说，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为什么要让给别人呢？这是不公平的。陈明达说，就算你能干，弄到别人没地种没饭吃，就公平吗？这事儿我得整明白。过了三天，陈明达对父亲和弟弟说，我想明白了，没地的人要地种，有地的人，地多到一个程度，就怎么也不会是自己的，一定要匀给别人，否则别人也是人，也生在这地上，就你有地他没地，这说不通。陈先德说，我能干也勤劳啊，所以我能过好日子。陈明达摸着下巴，说，不对，你勤劳你过好日子，你拿钱多，这没错，但别人也得过好日子，你的好日子和他的好日子不同，但都是好日子，这才有道理，我彻底整明白了，我的财产多到一个程度，就不再是自己的了，或者干脆说，这地上的东西不是你的，是上天让你托管的，你有能耐，地多，是要你管好，让雇工们有饭吃。陈明通兴奋地说，哥说得对，所以要土改，要把地分给农民！陈明通把哥哥要率先把自己的地进行土改的事报告给上级领导，领导就要给陈明通提干。可是没料到陈明达并没有马上把地直接给农民，而是把在他的地里干活的长短工都叫来，说，你们想要我的地吗？长短工说，想啊，做梦都想。陈明达说，可以，拿钱来买。马伙管老大说，我们想要自己的地，可是我们没钱。陈明达说，我可以借你们钱。于是他竟然把自己放高利贷挣的钱分给那些长短

工，说，这钱借给你们。驼背李三说，你放高利贷，我们可还不起这钱，我们不要钱，只要地。陈明达说，我借钱给你们，你们有钱就还我，没钱就欠着，我不要利息。赵麻子说，我们要是一辈子还不起这钱呢。陈明达说，那就一辈子不要还，你都死了，我还管死人要钱吗？长短工很高兴，知道主人是明摆着要送地给他们了。他们用陈明达的钱买了陈明达的地。管老大又问，你干吗要这么干？这地不是你的吗？陈明达说，这地是我的，但我不能白给你们，白给你们，不但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自己，你们还会偷懒，不珍惜这地，现在这样做，至少你们还知道这地是我卖给你们的，你们不但念恩，还想我欠主人钱，就得辛苦干活，不会偷懒。陈明达差点没背过气去，他对陈先德说，我本来要提干，给他弄泡汤了，领导说我谎报赠地的事，你说我倒霉不倒霉？他为啥这样干？这不也是白白送地给长短工吗？还没落个好，有他这样的傻瓜吗？陈先德气得一头栽到地上，没几天就伸腿死了。于是谣言传开，说陈明达气死了父亲。

陈明达很郁闷，又去窑子里找女人。长年守一盏青灯的母亲看着儿子老干没谱的事，背着骂名，被那些女人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就把在庙里的表哥叫来，说，你救救他吧，他要再不离开那些女人，就活不了多少时间了。表哥和尚说，对，他要是还执迷不悟，来世恐怕只能投畜生道轮回了，我去帮助他脱离苦海，几天以后，我要出去云游半年，不如让他跟着我化缘，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佛心。母亲说，那感情好，只是他恐怕不会愿意。可是当和尚跟陈明达一说，他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他说，我正闷得慌，我很想跟你一起云游。

和尚带着陈明达，沿东北的松花江云游，托钵化缘。有时他们住在居士香客家，有时他们就住庙里。化了一个月的缘，陈明达的心情似乎好多了，他对和尚说，原来当和尚是这么好的事情，游山玩水，还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和尚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居士们在供奉。陈明达又跟着走了一个月，就烦了，跟和尚说要回家。和尚说，你俩执着心还很强烈。陈明达说，我觉得佛教是骗人的。和尚说，你总是这么随便地说话，这会造口业的，佛家传承几千年，你就一句话打发吗？陈明达说，我不懂那么多，所以我就说不了那么多，我只能说我明白的。和尚说，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佛家是骗人的？陈明达说，我跟你走了两个月，人家供我们吃喝，你给了他们什么？和尚说，智慧。陈明达问，什么叫智慧？和尚说，有佛心的人，自有佛性，人们愿意供奉我们，是因为他们有得到。陈明达又问，是从我们身上得到吗？和尚说，可以这么说吧，见性成佛，也可以说人人有自在的佛性。陈明达说，可是我吃着他们的饭菜，觉得难为情，我连我自己也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我觉得我坏极了，我一见到漂亮的女香客，底下就硬起来，我怎么帮助她们？和尚的脸色有些难看，说，那只是你自己的污秽使心蒙尘。陈明达抱歉，说，对不起，我没说您，我说的只是我自己，我知道您是不会像我一样的，可我还是在想，像我这样一看到漂亮女人就忍不住硬起来的人，怕是一辈子也修不成了，对，永远也不成，我娘叫我来是白

搭。和尚说，你既然知道我不会像你那样，你至少要有信心，再跟我几个月，也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陈明达又跟和尚走了三个月，马上要走完半年的期限回庙里了。陈明达在后三个月，心情一度果然很平静。可是有一天，他们留宿在一位很漂亮的女居士家中，陈明达脑袋里一直甩不掉那个女子的影子，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爬起来跑到屋外看月亮。陈明达非常难过，他想，我怕真是修不成了，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我知道靠我的意志是白搭。他准备第二天就回家，该干啥干啥。这时陈明达赫然发现在朦胧的月色中，和尚站在茅房里，一手扶着矮墙，一手玩着鸡鸡，就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和尚仿佛进入梦中，双眼直直地望着月亮，动作越来越激烈，最后他轻轻地喊了一声，消停下来，熟练地把东西放回袈裟，迅速地走回屋里。陈明达忍住笑，可他快笑破肚皮了。

第二天陈明达没有向和尚提起这事，他跟着和尚走完了全部行程回到了庙里。陈明达在和尚床底下的乱茅草里翻到了一本每一页都被精液浆硬、变得厚厚的书，叫《佛理精要》。陈明达的面前浮现出和尚侧躺在床上，经年不变的手淫姿势。母亲来庙里进香，顺便接他回家。母亲问表哥陈明达有否精进？和尚说，他尘缘未断，性格顽钝，满了执著心。陈明达本来不想出和尚的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不痛快，就把那本沾满了和尚精液的书从他床底下翻出来，众和尚一看，顿时傻了眼。陈明达说，你就是念一辈子经也没有用，只能吃白食。

和尚被出丑的事传开，臊得陈明达母亲不敢见人。陈明达说，有什么不敢见人的？又不是出你的丑。母亲说，你怎么能这样干？陈明达说，他是个骗子，一边教导别人不近女色，自己却想了一辈子女人，他念经有什么用？母亲说，他是他的事，不是每一个念经的人都像他那样，这种人一千个和尚中也没有一个。陈明达辩解说，那没有错，但得把自己搞成个活死人才成，才不会想那事，是人就会想那事。母亲气得骂他，你成天下窑子就对了吗？陈明达说，我下窑子是不对，这个问题我想明白再跟你说，反正我认为，强压着自己不想女人总是不成的，表舅就是这样，他夜里想着女人，白天却给人讲经，总是好笑。一个月后，寺庙革除了表舅和尚，他还俗了，找了一个铁岭人当老婆，并且成了一个厨师，专门做素菜，多年以后陈明达还在长春有名的一清素菜馆看到他在炉前火烧火燎地颠锅。人们传这么一句话：陈明达真有本事，一夜之间，把一位高僧变成了名厨。

不过陈明达真的开始思考母亲说的那句话：他下窑子也是不对的。他只是忍不住，想逃避痛苦。有一天他又去逛窑子，突然来了一队士兵，冲进窑子，把娘们统统赶出来，押到车上，把男人们集中到空地上，陈明达也在其中。陈明达这才知道政府是要取缔妓院了。这时有一个女孩穿着军装，朝着陈明达走过来，看着他说，我认识你。陈明达一看，有点面熟。那女兵说，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你学过几天按摩。陈明达这才恍然大悟。女孩说，你怎么会在这里？陈明达脸红了，说，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放了我。女孩看了

他一会儿，说，我试试看。

陈明达被放了。女孩说她叫周文怡，现在参了军，在部队当卫生员。陈明达不好意思跟她说话，想瞅空跑了，这时陈明通走过来，看到陈明达，他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让陈明达赶快回家。周文怡问陈明通，参谋长，你认识他啊？这时陈明达说了一句：我是他哥哥。差点没把陈明通气得背过气去。

陈明达的骨科诊所就开在部队驻地红旗街的隔壁，周文怡经常来找陈明达聊天，一来一往两人混熟了，周文怡又让陈明达教他推拿和接骨，渐渐这两个人好像是看上眼了。周文怡一天不来诊所就闷得慌，周文怡要是有事来不了，陈明达心里也空落落的。陈明达好像回到了和小吴恋爱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像风一样吹过他的身体。周文怡学推拿的时候，在陈明达身上乱按，痛得他直叫唤。她喜欢问些陈明达过去的趣事，陈明达就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全部说给她听。陈明达问她，我是不是一个坏人？周文怡说，你是坏人，不让人讨厌的坏人。陈明达问她，你会不会斗争我？我是一个嫖客。周文怡说，和我父亲相比，你算什么？他娶了五房，还上妓院，却在家里教训我们，他做的和说的不一样，你至少做的和说的一样，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的。陈明达点头，说，我只想做什么，说什么，这样我心里不犯堵，脸皮一厚，就什么也不怕了，心里反倒舒坦。周文怡说，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坦白的人，听你说话很吓人。陈明达说，我听我叔说，上帝说一不二，我想，人也应该这样。周文怡说，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你很诚实，你弟弟很勇敢，也很无私，他是我们部队的英雄。陈明达说，他离英雄还差得远，不要随便把人捧成英雄，会害了他，我知道他是什么家伙。周文怡说，你上妓院只是因为心里不痛快是不是？这句话像针一样刚好刺在陈明达的心最敏感的地方，陈明达忍不住就哽咽起来。周文怡吃惊地看着他。她递给他一条毛巾，他接过的时候突然跪在她面前，抱住她，把脸贴在周文怡肚子上。周文怡一震，说你这是干吗？陈明达说，我就是想哭。周文怡想推开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力气，手反而颤抖地摸着陈明达的头发，说，你……你这个家伙，你这么坏，也会哭啊？他们就亲嘴了。

陈明通知道周文怡和哥哥相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找来周文怡，对她说，你知道我哥是什么人吗？让我来告诉你，他是个没谱的家伙，鼓动我抗日，自己却半路去追女人，他一巴掌打死过老婆，他气死了我爹，还是一个嫖客，这样一个人，你喜欢他什么呢？周文怡说，我很奇怪你会这样说你哥。陈明通说，我这样说是让你清醒一些，你们不合适。像你这样投身革命热爱党的姑娘，怎么能跟我哥那样的落后分子生活在一起呢？他一定会给你惹祸，你也对他没帮助，我只想让他开个诊所，为他找一个乡下女人度日，这样对他最好。周文怡说，你说他这么多，可是这些我都知道了，陈明达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我。陈明通问她，那你还想跟他结婚？周文怡说，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做什么说什么的人，就凭这一点，他就了不起，他过去做什么我不管，只要今后他不做了，就行了。陈